

白 螺 系 列 悬 念 小 说

花 镜

沧月◎著

她的指甲，狠狠地掐断了结出果来的花茎，捏碎了球形的果实。看着柳子一步步地移向泉州城外，她将沾满白色浆汁的指尖，放入嘴里慢慢地吮吸。好苦……好苦的果实。然而，那样魅惑的苦涩，却能让让人沉沦其中！永不愿醒来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

沧月◎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镜/沧月著.
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

(白螺系列悬念小说)

ISBN 7-208-05645-5

I. 花... II. 沧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9684 号

责任编辑 邬元华

封面装帧 吉安工作室

插图 卢波

白螺系列悬念小说·

花 镜

沧 月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5 插页 3 字数 79,000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,000

ISBN 7-208-05645-5/I·216

定价 16.00 元

目录 Contents

序言

2

花镜：
引子

4

第一篇：
蓝罂粟

11

第二篇：
宝珠茉莉

33

第三篇：
七明芝

65

第四篇：
六月雪

107

第五篇：
金合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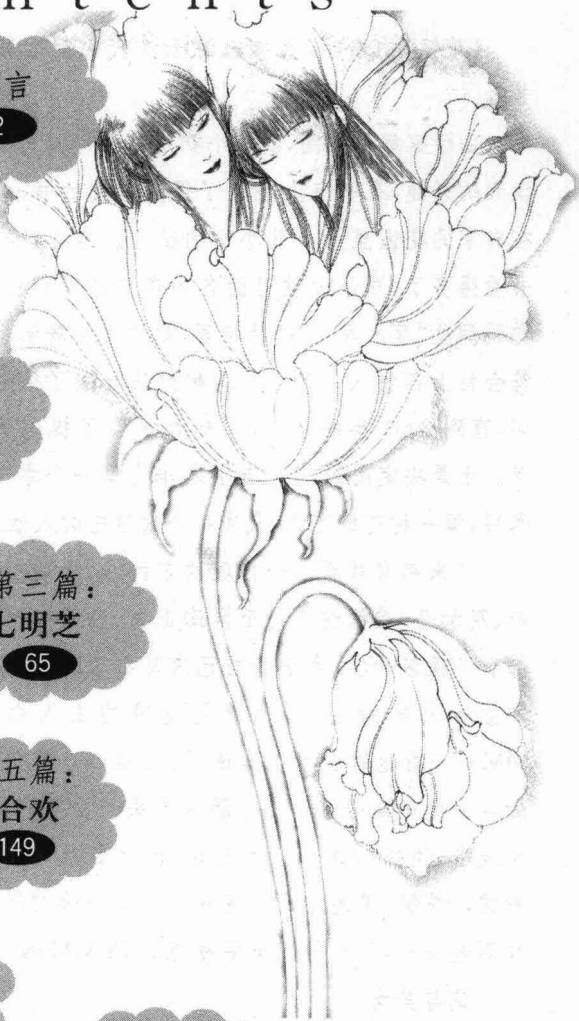
149

第六篇：
紫竹

173

第七篇：
碧台莲

207



《花镜》的名字，直接来源于清代的同名园艺书籍。

由于家庭的熏陶，我从小就对种植和园艺有着极大的兴趣，在书架上翻阅了很多相关的书，然后在自家的花园里做一些小小的试验。各类种植的书看得多了，渐渐地被里面各种奇花异草所打动，觉得那些“草木人儿”的特性里，隐约之间居然也是符合世上各种人性的——这种想法酝酿了很长时间，直到2003年的某日，不知如何有了提笔的冲动。于是决定用鲜花的名字来作为每一个章节的题目，每一种花的花语，代表一个故事中的人性。

从来都喜欢看侦破推理的东西，比如福尔摩斯、阿加莎·希区科克乃至横沟正史、金田一柯南都看了很多，也一直想着自己来写推理。《花镜》中主要人物的名字，也就是花镜的主人白螺MM——看她的名字就知道了：白螺——就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笔下那个胖胖老头子白罗（又译为波洛）侦探的谐音。但是呢，出于自身的美感考虑，《花镜》里的主人公绝对不是那种啤酒肚的和蔼老头子，而是神秘美丽冷艳的PPMM啦。

花与美女。

谋杀与毒药。

似乎是很魅惑的题材呢。

我没有多少严谨的推理水平，所以并未将其当作严格的悬疑小说来写，又加上同样也受了三



言二拍唐传奇之类古书的影响，写着写着就慢慢背离了初衷——原先预计写成悬疑系列故事，写到最后，竟然变成了世情小说。

这几个小故事里，主题却是多样化的。至于题材，更是随手拿到什么就下锅炒了，无论荤素，甚至可以跨越各种界限，言情，武侠，玄幻，神魔……只要对于表达主题有推动力，都可以加入在内。

在故事结构上，并不讳言地说，我借鉴了一部喜欢的漫画《恐怖宠物店》。以白螺 MM 作为线索贯穿始终，将每个小故事串连起来。每个故事，都有各自独立的结构和主题。

经常在想，古时候的女子，在那样的环境里，是如何压抑、自立、坚强和抗争呢？

“秾艳一枝细看取，芳心千重似束。”

如果说“花”是女性的别称，那么同样的，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部女性视角的小说，讲述的是各种性格的女子，在各种艰难困苦中挣扎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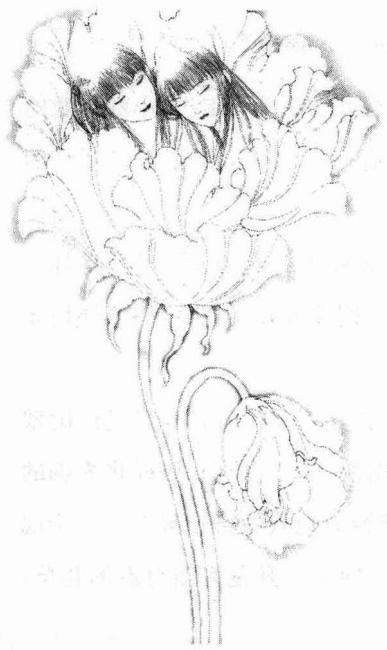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很多时候，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有白螺那样的一双慧眼。

系列故事结束在《碧台莲》一篇，写到破镜重圆便收手了——王子公主若开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底下的也就非我所想要探讨的了：)

留待大家想像吧。

或者是——

“待浮花浪蕊俱尽，伴君幽独。”



花镜：引子



高宗绍兴十五年。临安。

“娘，你看！那盆花儿在跳舞！它是活的耶！”

又是承平安康的一年。临安城的天水巷里，行人陆陆续续走过，小商小贩的吆喝声不绝于耳。忽然间，一个小孩清脆的声音叫了起来，带着十二万分的惊奇。

一个严妆的美妇被八九岁的儿子拉着，立住身回过头来，看见了巷子深处一个小小的店面——那里，门半掩着，门口的台阶上摆放着几盆花草，懒洋洋地沐浴着盛世的阳光。

显然是一个出售花木为生的人家，在京城里比比皆是——如今虽是江山残破，但南渡后刚刚平定了喘息，那些纷纷涌入江南的王公贵族们，照样将先朝的奢华风气带到了这里。大兴土木治园造景，不遗余力地收罗奇花异卉——论起这股风气，还要追溯到以前徽宗皇帝的花石纲，以前天下凡是有新奇点的花草，

全被人收罗一空入了汴京。

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风气当头，尽管偏安一隅，高宗皇帝治下的临安城里，却也出现了很多以此为生的花匠，有名的如善于养花的百花曾家和制作盆景的夏家，更是受到了天眷，所出花木指定专供大内玩赏——以前徽宗皇帝还给曾家特赐了一块牌匾，上书“夺天工”三个大字。

历来地位卑微的花匠和园丁，在当世忽然成了炙手可热的行当。临安府中大街小巷里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花铺子。

天水巷不是临安交通要津，行人也少。这户花匠将铺子开在此处，显然生意不是很好。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的花木可以装点门面，几盆花草毫不起眼地随意搁在台阶上，来往的行人看也不曾看上一眼。

如果不是儿子这么一嚷嚷，那个美妇显然也不会注意到这个奇怪的现象：台阶下有一盆开着浅黄色小花的碧色草儿，居然无风自动，对着街道不停地左摇右摆，婀娜舞动。

“呀，真好玩——娘，我要我要！”显然是平日里被母亲宠坏了，那个孩子不依不饶地撒娇起来，“买给我呀！”

做母亲的美丽妇人的眼睛里有与年龄不相称的苍茫感觉，仿佛经历过很多事情。她应承着孩子，一边往那个小小的铺面上走了过去。

到了台阶下，她举步走上去，稍一抬头，脸色忽然苍白：

“花镜”。

略微破旧的小牌匾上，写着两个朱红的小篆。

华服严妆的妇人手忽然一颤，几乎抱不住自己的孩子，连连倒退几步，踢倒了阶下的花盆也不管，更不顾儿子的叫嚷，踉跄着转身疾步走开。

“张夫人。”仿佛是花盆破碎的声音惊动了铺子里的人，门忽然无声无息地开了，一个清泠泠的声音在背后响起。

妇人的脸色陡然白得犹如透明，全身僵了一下，一动不动。

打开的门后面，是室内幽暗的光线，一个全身素白的美丽少女站在门后的阴影里，看着抱着孩子的妇人背影，幽幽唤了一声：“张夫人……你踢碎了我的花盆。”

被唤作张夫人的美妇缓缓转头，似乎用尽了所有勇气才看了那个门后的少女一眼，脸色却再度苍白了一下，随即又灼烧般地红了起来，她垂下了眼睛，喃喃道：“白姑娘……”

房间里摆放着数不尽的花草。有盆小如拳的，也有长得直冲房梁的。因为花木众多，所以虽然开了窗，室内的光线依然有些黯淡。绕过那个爬满了曼陀铃花的屏风看去，后面有一个小门，似乎是通向一个院子。

所有的一切，似乎都和十年前一模一样。

室内到处浮动着的奇异的暗香，根本不知道是哪一盆花草散发出来的，然而氤氲的香气如同十年前一样，依然让人闻了有做梦般的舒展感觉。贝儿进了房间后，就出奇的安静，只有张夫人的神色却仍是极度的紧张。

“请坐。”白衣少女将张夫人引入室内，拂开了案上散落的吊兰的叶子，微笑着招呼，“喝什么茶？我有刚晒好的碧玫瑰。”

“不用麻烦了，白姑娘。”鼓足勇气，张夫人再度看向那个白衣长发的美丽少女，忽然有冰冷的感觉从心底漫了上来——

一身白衣，身材单薄，漆黑如墨的长发，苍白清瘦的瓜子脸，深不见底的黑瞳，左眼角边依然是那一粒朱红的美人痣，宛如颤巍巍的泪滴。

居然一点都没有变！十年了……离在泉州府遇见这个女孩已经十年了，而这个叫白螺的女孩，居然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迹象，依然是十六七岁的少女模样。

张夫人激灵灵打了个冷颤，下意识地抱紧了怀中的孩子——仿佛方才在市集上逛得累了，贝儿居然不知何时已经在母亲怀中沉沉睡着了。

“张夫人看来过得很好啊。”茶已经沏好了，碧绿的花瓣在温水中慢慢舒展，美丽不可方物，白螺微微笑着，问候了一句。

“托姑娘的福。”张夫人低低说了一句，顿了顿，声音有些发颤，“妾身如今再醮，夫家姓崔。”

“啊，真是的，我的记性不好……那么该称呼崔夫人了。”白螺绽放出了甜美的笑意，然而眼角那一粒坠泪痣却让她整个脸显得盈盈欲泣，“孩子也这么大了——真是可爱啊。”

她看看孩子，然后拿了一盆小小的花儿，笑：“嗯，这株舞草很适合这个孩子——算是我送给小公子的见面礼吧……”

那是一株不高的草儿，叶子有如剑兰，然而花朵却是黄色的，一闻人声，无风



自动。种在一个青瓷小盆中，花枝上挂着一张小小的信箋。

“不！拿开、拿开——”陡然间，进屋以来一直情绪紧张的美妇忽然神经质地叫了起来，伸手用力推开白衣女子递过来的花盆，尖利地叫起来，“不要！……求你放过我的儿子！我不要这个！”

“崔夫人。”对着忽然歇斯底里发作的妇人，白螺却是一副淡淡的神色，看着这个显然被幸福平静生活浸泡了十年的女子，眼睛里有怜悯而洞彻的光芒。

“好、好吧……你说，十年前那件事情，你现在想要怎样？你想要多少钱？”仿佛崩溃了一般，崔夫人紧紧抱着儿子盯着眼前这个奇异的少女，声音呜咽，颤抖着问，“求你不要告诉我相公……求求你！”

“崔夫人……”仿佛叹息着，白螺低头，拨弄舞草的叶子，看着它婀娜的舞蹈，她轻轻道，“你误会了——我并没有想用那件事情来威胁你。你已经付过钱了，那事情已经完结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……”崔夫人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个白衣少女，身子依然因为激动不停地颤抖，怔怔地说不出一句话。

“你以前那个相公是酒后失足坠楼而死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？”微笑着，白螺轻轻说了一句，看见美丽妇人的脸再度苍白起来，“你没有做什



么——你只是做了妻子的本分而已；我也没有做什么——我只是卖给你一盆花而已。不是么？”

“是、是的。”终于能说出话来，崔夫人脸色苍白地喃喃道，“我没有做什么……没有。”

“对。所以你不需要那样紧张……你什么都没有做。”白螺微笑着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感觉到她蓦地抖了一下，“何况，这十年你过得那样好。”

崔夫人终于低下头去，眼神微微变幻着，渐渐平静下来：“白姑娘……你、你真的不会说出去吧？”

“夫人，你可以问问任何一个来买花的顾客，白螺有没有言而无信过？”有些不悦地，白衣少女淡淡道。

“多、多谢……”崔夫人舒了一口气，有些惭愧地低下头，然而眼睛里有满足的笑意，“如今的相公对我很好，白姑娘。”

“嗯，是以前巷子里那个崔相公么？”白螺抿嘴微笑，然而虽然是在笑，笑容里却有奇异的悲哀的光芒——或许是因为那颗坠泪痣的缘故罢？

送走了那一对母子，白衣少女掩上门叹了口气，对着满是花木的空房喃喃自语：“唉……雪儿你看，尽管我没有恶意，可她还是被吓得够呛呢。”

声音未落，扑簌簌一声响，一只白色的鹦鹉从一株灌木上飞了出来，落在她张开的手心，唧唧呱呱地开口：“是啊是啊，白螺姑娘说得是！说得是！”

“所以，你看，没有人愿意回顾有罪恶感的日子——她可不愿见到我呢。”白螺再次叹了口气，“虽然我只是想问问她现在过得怎么样而已。”

“说得是！说得是！”白鸚鵡歪着头，重复。

“但是，她现在看起来不是很幸福么？她的孩子也很可爱啊……”有些感叹地，少女继续喃喃自语，“所以当年做的，都是值得的。”

“说得是！”学舌的鸟儿，只是一味重复。

“喂喂，白教了你那么多年，学句人话都不会！”白螺心头火起，骂。

“嫁人！嫁人！——白螺什么时候嫁人？”饶舌的鸟儿陡然间果真换了话语，在房中扑簌簌地乱飞，清清脆脆地叫。气得白衣少女一跺脚，到处追着抓它。

走在街上，阳光很好，周围商贩行人熙熙攘攘。

崔夫人抱着儿子走着，手里还拿着一盆碧色的草儿。

“娘！舞草耶！”怀中的儿子刚刚醒过来，揉揉眼睛看见草儿，惊喜地叫了起来，用手逗弄着那盆草，看着它袅娜地舞蹈，那一张挂着的信箋飘飘转转，崔夫人看见了上面蝇头小楷写的几个字：富贵平安。

崔夫人一直很担心，不知道儿子在花镜中做了什么样的梦。然而看着他张开小手时候的欢跃，想来是做了一个长长的美梦吧！

前方就是家里办的绸缎庄，远远地看见相公和伙计们忙着摆放一批刚运到的湘绸。今天的生意，看来又是很红火——

她看着，忽然眼前有些模糊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是逃也似的走出那间叫花镜的铺子，如今心里却有丝丝缕缕的感激和挂念——她不由回头，看着天水巷的方向。

昨日种种，已如昨日死。

第一篇：
蓝罌粟

十年前的泉州府。

又是一个艳阳天，秋后的日子总是清爽而高旷，花草们也要搬出来晒一晒。白螺看着屋檐下摆放着的大小花盆，擦着沁出的汗叹了口气。

叫卖凉粉绿豆汤的小贩挑着担子过来。这个男人三十出头的年纪，高高的个子，面色白皙，衣服虽然破旧了，倒也浆洗得干干净净。

白螺虽然才搬过来不足一个月，但也认得是同一条巷子里的崔二——永宁巷是杂七杂八的人都有的地方，什么小贩破落户暗门子都汇集在一块儿，来往的人也复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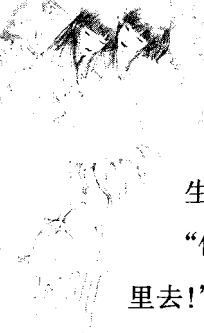
“二叔，来一碗凉粉。”看这个人清清爽爽，白螺使用手巾扇着汗，笑吟吟要了一碗。

“哟，白姑娘今儿可出来了。”崔二将担子搁下，大咧咧应了一句，“我们街坊都说，白姑娘的门可是整天不见能开一次啊！”

一边说着，他一边打开前头的挑子，拿个缺了口的碗准备舀出来。

“别，二叔等一下，我进去拿自个儿的碗来。”白螺忙忙地打断，折回房里去拿碗。

刚从成都千里迢迢地搬来，东西都没有整顿好，她费了半天力气才找到了碗柜，可恨的是一放半个月，那株护门草居然就趁机爬了上来，夹手夹脚地缠住了，弄得她好生麻烦才拿出一个青花瓷碗。



生怕外面的崔二等得不耐烦，她急急忙忙拿了碗就往外走。

“你这个臭婆娘！晚上如果你敢不从，老子就干脆把你卖到窑子里去！”

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有个声音霹雳般的炸响，带着醺醺的醉酒气和凶霸霸的恶气。白螺的眉头皱了一下——住在这地方就是不好，整日里要听这些无赖地痞的叫骂。

“你打死我好了！打死我好了！——这种事情，叫我怎么做得出来啊？”

那个男人的喝骂声里，隐约听见一个女子颤微微的声音。

“呸！臭娘们，少装正经了！——皮肉痒了是不是？”一个响亮的耳光落在女子的脸上，白螺一步跨出门去，看见门外的路当中，一个魁梧的汉子正在殴打一个哭叫连天的女人。那个女子满脸泪痕，然而身量却很纤弱，毫无力量反抗。

崔二也不卖凉粉了，忙撂了挑子上去拉开那个汉子：“老哥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你怎好意思这样打？”然而红了眼的汉子一把将他攥开，气愤愤道：“关你屁事！老子打自家老婆！就算当街打死了，也轮不到你来说话！”

一条街上的邻居全探出头来，开药铺的李秀才，针线铺的王四嫂，还有卖烧饼的木头三……然而，大家却只是在一边看着，没有一个人上去劝解。